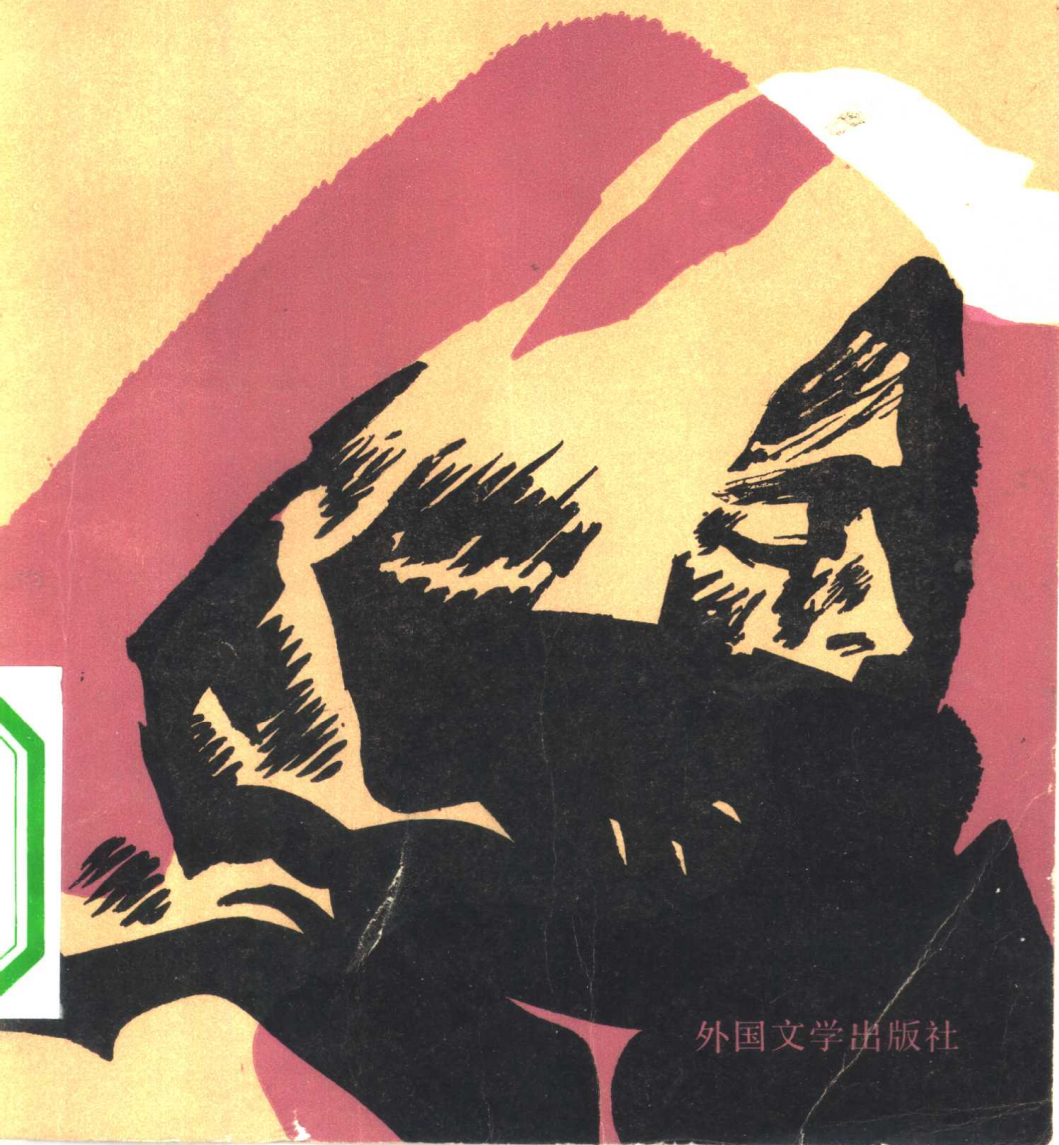


当代外国文学

尸骨还乡

罗德里戈·鲁维奥 著



外国文学出版社

Rodrigo Rubio
Equipaje de amor
para la tierra

Editorial Planeta, S.A., Barcelona, 1975

封面设计：秦 龙

尸骨还乡

Shigu Huanxiang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150,000 开本787×1092毫米¹/₃₂ 印张7⁷/₈ 插页2

1984年2月北京第1版 1984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62,000

书号 10208·170

定价 0.75 元

· 献给在德国某个寒冬逝世的
R.M.，他的死，犹如突然抽来的
无情鞭子，使我震惊并给了我创
作的启示。

生活的打击是如此沉重……

——塞萨尔·巴列霍

前 言

我坦率地认为，这篇前言对大多数读者是不必要的，因此它将仅仅为少数几个与我最亲近的人，即那些熟悉我的非文学界人士而写的。他们平时不看书或很少看书，但现在将兴致勃勃地——真是不可思议——读我的小说。

但无论如何，一旦坐到打字机的前面，这篇前言就有可能拉长，因为我不仅想向上述少数人说话，还想向所有的读者讲几句。小说还没有出版，就有人大惊小怪并在其报导性的评论中流露出惊慌不安的心情，而他们之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将成为我的读者。

对第一种人，我必须响亮地告诉他们，不要把乍看起来好象是他们生活环境中的东西真的当作自己的经历。诚然，小说产生于某一真实事件，这样，作品自然就能更好地反映我们的现实；但必须明白，踏上我们熟悉的、界限分明的小块土地，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永远踩着属于同一个主人的土地前进。我们走上了某一片土地或某一条道路，但在我们的前面将出现别的土地和别的道路。我这样说不知你们是否明白。任何一件事，如果我们的兴趣不在于它，它就只能作为我们了解别的事情的引子。那位死去的青年胡安

可能就是你们这些熟悉我的朋友开始时所猜测的那个人，但也完全可能是——实际上就是——任何一个与他相似的人；同样，那位母亲可能是任何一个与胡安相似的青年的母亲。我们走上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把我们引向一个属于大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胡安，在许多情况下，那个已经去世的胡安可能就是还活着的胡安。

小说开头的实例决不是绝无仅有的，另一个十分相似的例子更加强烈地推动我写了这个故事。应该说清楚，这不是某个确指的家庭的故事，而是任何一个被卷入时代的特定环境和事件中去的家庭的故事。如果我们能客观地看问题，同时又是诚实的，我们就应该承认，这个时代是真实的和现实的。在我动笔以后，另一个类似的实例帮助我创造了你们将在《尸骨还乡》中读到的情节。有个青年男子最终被他的亲人运回我们的祖国；另一个青年的尸骨被迫留在异乡，尽管他的未婚妻的双手，象胡安的母亲的双手一样曾想把他安葬在我们亲爱的温暖的国土上；第三个在那个阴险的国家永远闭上了眼睛的人，死时年已半百，其尸体被运回了他的故乡，在那儿等待他的是他的妻子和七个子女，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的一只手被锯掉了，和我们这些“天主教病友会”的残废者一起住在巴伦西亚。

上述事例——至于报刊上发表的另一些实例，因为与己无关，所以并未引起我很大关注——促使我写了这本书。由此可见，我们选择的不是一条路，而是几条路，它们同时通向我真正感兴趣的那个世界，某个事例只是故事的基础

或开端。我不会象在许多小说的序言中通常所写的那样，把这部小说的情节与某一具体家庭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的经历之间的相似之处说成是纯粹的巧合。即使这种巧合是无所不在的，但我还是要捍卫我所创作的世界，因为它既是真实的世界，又是一个广阔的，而不是狭隘的世界。很清楚，《尸骨还乡》中的人物既不是这一个人，也不是那一个人，而是这样一类或那样一类的人，因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总是集中体现了许多人的生活经历。同样，我们为物提供的活动环境，有时是他们特有的，有时是属于另外一些人的，但这没有什么区别，而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存在着一个千百万人共同生活的环境，他们是些不同的人，但又不可避免地有相同之处。

我还要对一般读者说几句，以结束这个已经不短的前言。我以真挚、朴素的感情创作了这部小说，在你们发表意见或写评论之前，请先对它的全部内容稍为思考一下。每个人都可以发表他想说的意见。小说是属于大家的，它为所有的读者服务，有人可能很喜欢它，有人可能很不喜欢，想让所有的人都喜欢是困难的。而且，一个对作品认真负责、坦率真挚并真心实意地从事创作活动的作家是不能考虑这些的，创作的时候，他不能考虑将会讨好哪些人和得罪哪些人，不然的话，其作品将成为违背自己心愿的东西。永远忠于自己，这对作家——我斗胆认为，也是对读者——是最重要的事。诚实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美德，当我们写出了别人所具备的这种美德，大家就会对我们感激不尽的。

在《尸骨还乡》中，除了有和某些人的经历相似的东西外，几乎没有象一些人很早就想看到的那种“有点儿隐晦”的东西。我们——还有你们——将从这部小说中看到许多人经历过的那种生活和环境，将看到那场袭击很多人的风雨，遗憾的是，那不是一场和风细雨；其他都只是一般的情景。

罗德里戈·鲁维奥

一九六五年十月于巴伦西亚

不知什么原因，我又拿起了这一叠信。孩子，你说我干嘛又琢磨起这许多使我心痛欲裂的话呢……

我很好，妈妈。我曾经对你们说过的那个病，几天前又犯了，但没有什么要紧的……她在这儿照顾我。小孩长得很漂亮。如果不生这个病……我早就愿意和路易莎结婚了，妈妈，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会象现在这样爱她。但是，她的丈夫还年轻，先死的也许是我……

一拿起这封信，眼泪就往外流；我不知道我的眼泪怎么还没有枯竭。有多少次，我的眼泪沾湿了这家医院的冰冷的砖石地板和这个城市的陌生的街道。在那潮湿的石板马路的两旁，耸立着灰色的和褐色的高楼大厦，五光十色的招牌林立。我只认得上面的字母，却不懂它们的含义。我不得不上街去办理一些事情，要是她能帮我去办就好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在知道你已是一具冰冷的死尸以后，就离开了医院。跟你一样，这儿人们说的极其难听的语言她也学会了几句。她本来是可以给我帮忙的，但是，她说她自己有罪，所以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就走了。

……最严重的是那一天，当时我又感到胸口痛得厉害，还吐

了一点儿血，但你不要害怕，妈妈；还有爸爸，安赫莱斯，何塞·安东尼奥，你们也不要害怕。你们知道，现在有很好的药。我在这家医院里非常好。朋友们常来看望我，心情激动地一起谈论着西班牙。他们对我说：“瞧吧，胡安，你很快就会好的。”他们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还给我留下一些糖果。甚至平时和我很少来往的工友也来看我，我非常感激他们。路易莎陪他们穿过医院的大厅和走廊，一直送到大门口。随后，她回到我的身边，抓住我的手，一边哭，一边说：“我早该给我的女儿写信了，很久没有她的消息了。”这时，我想起了我们的故乡和我们的家所在的街道；回想起我是怎样和路易莎弄假成真地结合在一起的，以及后来当我的未婚妻恩卡娜吃醋生气时，我又是怎样下决心到德国来的；接着——在路易莎提到她的孩子时——我又回想起那一天我突然发现她出现在工厂大门口时的情景。妈妈，是我的朋友安赫尔先看到她的。虽然你不会相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他对我说：“瞧，谁来了！”我抬起眼睛，看见她站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我紧张得浑身打颤，手中的焊枪一下掉到了地上。我迟缓地脱去防护面罩，向她直冲过去，一把抱住了她。我发疯似地紧紧贴着路易莎的身体，就这样，我们俩互相拥抱着，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甚至管理员走过来问：“哎，你的老婆？”我几乎没有听见。路易莎向我表达了她对我的爱情，尽管我们谁都明白，她有丈夫又有一个八岁的女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她爱我还是我爱她，都是不正当的。但是，她到这儿来了，而现在，我正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那见面的时刻。当前来探望我的工友走后，病房里只剩下她和我时，我就凝视着她那潮湿的眼睛，她握着我的瘦弱、汗湿和发烫的双手。每当这样的时刻，我就特别怀念厂门口见面时的情景。我想得很多，我希望能离开病床回工

厂去，回到我的茅草屋里去。然而，我做不到这一点，这时我才相信自己真的病得很厉害。她说：“你不用担心，很快就会出院的。”而事实是，我这个病，不……总之，也许……我不知道是否……我是否还能走出这个医院。请你们大家原谅我这样对你们说。我是在德国冬季的一个寒冷的雨天写这封信的，所以如此直率地给你们报告了我的病情。也许我不应该这样做。现在你们已经知道了，但是，妈妈，你不要象你说过的那样真的到这儿来，你不知道我的病，你没有概念……

你瞧，我又在看信了。你叫我不要来，可我来了，而你已经只能睁着临死前的黑色大眼睛望着我，不能跟我说话了。你刚刚二十五岁，但是，你那青年人的音容笑貌到哪儿去了呢？你的愉快、欢乐的神态怎么不见了呢？胡安，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我们原来生活得并不太坏，如果你不说要来德国的话，我们本来可以继续过从前那样的生活的。

“你要到德国去？”你爸爸问你。

“是的，我要去，跟我同车间的朋友和伙伴安赫尔·卡斯德罗一起去。”你回答说。

“可是你在这儿很好，用你自己挣的钱，我们再贴补你一些，你就能成家了……”

你望着你的父亲。他接着说：

“恩卡娜说，你们可以住到娘家去。你知道，等她的哥哥一结婚，家里就剩她们母女俩了，你们在她娘家会过得很好。”

你说：

“好了，爸爸。也许象你说的，我们会过得不坏，可我……”

“什么？”

“我还是要走。”

“我不懂为什么。”

“你是不会懂得的，不管生活得好坏，你总是能将就着过。我要象已经到那边去的人那样积攒点钱。再说，还有另一件事……”

你坚持要走。你父亲后来对我说，你想走是“因为还有另一件事……”

“不仅仅是为了钱。胡安完全给缠住了，看来他想……”

“你是指他跟路易莎的事吗？”

“是的，我说的就是这个。”

我开始考虑那个女人。我过去总是这样想，认为你们两人在一起是没有什么恶意的，但是后来却成了区里所有公寓管理员的太太和菜市场上的女摊贩们议论的话题。

“你们看，那个温柔的路易莎，身边守着一个如此‘精明’的丈夫，却跟胡安这个疯子勾搭上了。”

“跟在塞夫里安修配厂里做工的那一个？”

“就是他。”

“那个小伙子挺漂亮。”

“还不是个流氓。”

她们说的是你，我心里明白。你的弟弟、妹妹都知道，

因为就是何塞·安东尼奥这个小鬼，也不止一次跑来告诉我，他听见女人们在街上议论你。我很生气，而你父亲却好象成了另一个人。我觉得他有点儿羞于出门了，每次到酒吧间去喝咖啡或看《商标报》时，他总是显得羞羞答答，愧形于色。

“那孩子成了全区人的话题，”后来他对我说，“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跟那个结过婚的女人勾搭上的。”

这是你父亲第一次对我这样说。我当时的脾气坏极了，因而冲着他说：

“因为那个女人是只狐狸精，都得怪她。她男人有工作，完全可以呆在家里过日子，但她却宁愿去给公子哥儿们修指甲。安东尼奥，我不喜欢那个女人；她看上了胡安，她会把他毁了的。”

“究竟怎么样，咱们等着瞧吧。”你父亲这样说，装出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这使我更加生气。

恩卡娜对你起了疑心。你很少去看她。你说，她常常生气，她和她的母亲都想控制你；你还笑着说，她们这样想完全是异想天开。你还是我行我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现在，我仿佛看到你走出车间，骑上你的摩托车，象流星一样在我们居住的城区的新修柏油马路上奔驰。那儿阳光灿烂，而杜塞尔多夫^①这个大城市几乎没有阳光，一幢幢

^①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大城市，座落在莱茵河畔。

的大楼好象穿着永远脱不下来的用黑纱做成的丧服。胡安，你到这儿来就意味着死亡，你必然要死在这里。我们居住的那个区，终年阳光明媚。每天上午，我上市场，安赫莱斯留在家里收拾屋子。她开着收音机，一边听，一边唱。你爸爸早已上班去了，何塞·安东尼奥也上学去了。九时左右，如果我还没有把饭给你送到车间去，你就骑上摩托车，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家里。你在楼下按门铃，我或者安赫莱斯走到楼梯口，俯身问是不是你。你回答说，快把饭拿来。小丫头下楼把饭给你，你就到佩德罗的酒吧门口，坐在一张藤椅上，一边吃，一边跟安赫尔和别的朋友们闲谈。我不知道为了让你到德国来，安赫尔已经给你灌了多少米汤。但愿世界上没有这个德国。

我提着菜篮子上楼，向管理员太太问好，和住在一层的拉莫娜说上几句话，有时还碰上住在我们对门楼梯口的佩比姑娘。她刚结婚不久，总是那样腼腆。有一天你对她说了一些使她不高兴的话，后来我去向她赔礼道歉。要是篮子太沉，我就叫安赫莱斯下来帮我拿上去，随后我们一起把东西放到冷冻箱里或贮藏室里。

“妈妈，我去买冰吗？”她问。

“好的，买半块来。”

她就在售货亭里玩上了。那里有杂志、儿童读物、烟草、套色板、口香糖等。老板娘一面织着袜子，一面听人家说话，所以她身不离小亭子，却能知道全街区的事。

……妈妈，你不要来，路易莎在这儿看护我。你们见到过她

的丈夫吗？我现在感到很不安，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路易莎很想念她的女儿，听说她住在奶奶家。路易莎说，她的女儿以后要来和我们一起生活，还说小胡安就会有个姊姊了……

街上总是阳光灿烂……一个收破布的一边走，一边叫喊着招揽生意；一辆卡车在卸货，一只摇臂带动着几个铁钩把巨大的酒桶卸到奥约斯酒库的门口；满载着石灰、砖瓦、水泥、钢材和橡木的载重汽车驶向工地，其中一辆就是你爸爸驾驶的。我探身窗口，安东尼亚、塞拉菲纳、雷梅迪奥斯、亚森松、罗西塔和梅塞德斯等在一起聊天，她们是住在对面平房里的邻居，就是她们曾一次又一次地对我说：

“玛丽亚，难道你还没有察觉？胡安被那个女人搞得神魂颠倒了。”

各方面还保持着一定的平静。我对她们说（也是对自己说）：

“嗨！还不是想跟她调调情罢了。”

你总是那样快活。你中午回来，这时你爸爸和何塞·安东尼奥也先后到家了。安赫莱斯取来了冰，还带回来一本《西西》杂志，因此，为了让她摆桌子，我得催她好几遍，叫她先把那些风流的王子们放一放。我不仅用话催她：“快，快去吧！”还得用手推她。你是去过佩德罗的酒吧间后才回家的，因为你的嘴唇上有啤酒味和炸杏仁味。你的亲吻，在我的前额上留下了苦艾酒的气味。

你爸爸进门时总这样问我：

“怎么样，好吗？”

“好。”我总是这样回答他。

接着，就象天天谈论的那样，开始谈起莫拉加正在建造的已经建到第六层的大楼。我们居住的城区，正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面貌。我们刚搬到那儿住的时候，马路不是柏油铺的，楼与楼之间隔着小块空地、瓦砾场或垃圾堆，到处是流浪汉，拾破烂的人和向放学后在那儿玩耍的小孩兜售小玩意儿的商贩。现在面目一新，已经看不出它本来的样子了。我很高兴，你爸爸常常说：

“看来我们搬到这儿来住，是搬对了。”

下午，安赫莱斯拿着她的刺绣框到拉法埃拉家去学刺绣。我见她还带走了几本上面印着漂亮小伙子的杂志。除了看看杂志，她还能干什么呢？在拉法埃拉家，她们一起议论男孩子，描述星期天各自去过的地方，评论电影和明星。我对她说：

“安赫莱斯，干什么事你都得先告诉我。”

但是，你对我说的事情也不多，有时什么也不告诉我，因此我经常独自叹息，自言自语地说：“唉，儿子……！”

“你想要怎么样？”你父亲说，“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的不一样，还认为我们不能理解他们呢。你发现何塞·安东尼奥了吗？他是全班第一，这小子……”

后来你父亲注意起你来了，那是在你提出要走以后。因此，那天晚上，在你和安赫尔又来谈那令人烦恼的旅行、护照以及我们不愿意听的其他事以后，你父亲对我说，你真的要走了，我们只能同意你的决定并在你动身之日祝你走运。

你要离开我们了，你将离别我们的城区，离别我们的城市，
离别许许多多的东西……

……妈妈，我现在想得很多，这是我无法避免的。我什么都记得，我非常想念那个酒吧间，以及每星期六爸爸和我在那儿喝的苦艾酒。我们有时给你带回一小瓶辛萨洛酒和几只盐渍虾。安赫莱斯和何塞·安东尼奥前来叫我们，他们喊着：“回来吧，饭菜已经摆好了”，这话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回响，好象现在他们又在对着我喊，好象有人从遥远的地方把这些话送到了我的耳旁……我还想起了修配厂，想起了厂长塞夫里安先生，尽管有好几次我确实骂了他，因为他象所有的厂长和老板，包括这些皮笑肉不笑的德国人所惯于干的那样剥削我们……妈妈，我很好。路易莎来了……你要我给你说些什么呢？我很高兴。你们大家都知道，我曾给恩卡娜去过信，叫她不要性急，告诉她我一到德国，我和那个有夫之妇的关系就断了。而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爸爸，你是个男人，你对这样的事一定很明白。我感情冲动地瞧着她的脸，一面和她说说着话，好象我要用眼睛把她……吃了似的，真的，而她呢？谁知道！她骂我缺德鬼，以及其他类似的话。但是看得出来，她喜欢听我表达爱情的甜言蜜语，后来我才想到，她需要很多东西，但当时我对她没有任何别的想法，我只是想：“瞧她，瞧这匹小母马，瞧这个傻女人……既然她自己撞到我的枪口上……”现在她呆在这儿，呆在我的身边，正在对我说：“你在写些什么，胡安，我可以看看吗？”我把信给她，她微微一笑，但是心情很沉重，她紧紧握着我的双手。后来她去做饭了，做西班牙菜，至少她是想做西班牙菜。我望着她在我们的茅草屋里忙碌着，这时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想念另一